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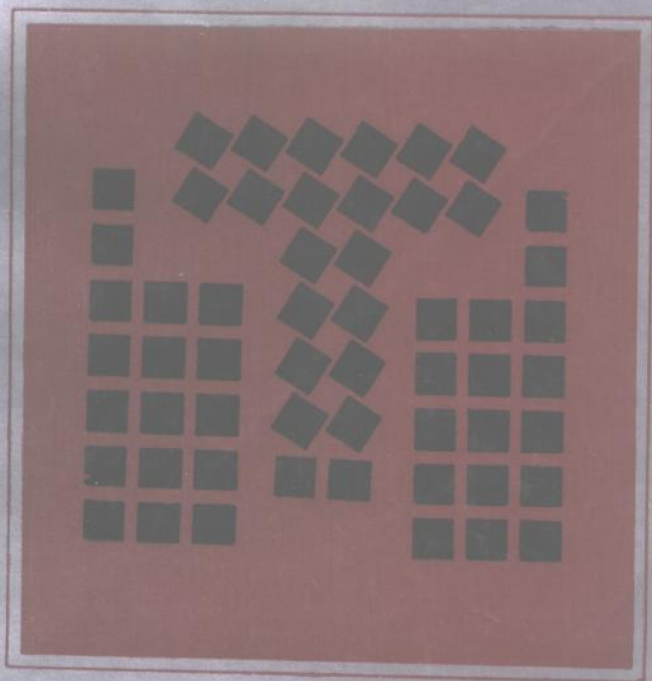
徐崇温 主编

〔德〕维·勃兰特
〔奥〕布·克赖斯基 著
〔瑞典〕欧·帕尔梅

丁冬红 白伟 译

社会民主与未来

YANJIUCONGSHU



重庆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社会民主与未来

YANLIUCONGSHU
YANLIUCONGSHU
YANLIUCONGSHU

2 016 8587 2

W · Brandt B · Kreisky O · Palme

Briefe und Gespräche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Frankfurt · Köln 1975

根据欧罗巴出版社 1975 年德文本译出

责任编辑 徐国金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黎东

勃兰特等著 丁冬红等译

社会民主与未来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 插页 4 字数 115 千

1990 年 9 月第一版 1990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

ISBN 7-5366-1383-0/D · 55

(内部发行) 定价: 2.65 元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与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

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者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从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

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 natural 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译者序

本书是联邦德国出版的“理论与实践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丛书中的一本，其内容为欧洲最有影响的三大社会党（社会民主党）领袖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瑞典首相帕尔梅在70年代执政期间以通信和会谈形式讨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由勃兰特发起的这场讨论，主要是围绕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基本价值、路线以及方针政策等问题展开的，本书收编了十封书信和两次会谈记录。这些信件和谈话记录为我们了解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民主社会主义曾经称作社会民主主义，最早产生于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所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呼声。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德国民主派的左翼，也曾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19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德国和欧洲各国相继诞生了独立的工人政党，它们大都称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国际工

人运动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派别,为了区别于“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80年代便不再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有意识地把自己称作共产主义者。到90年代,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人心,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中已经占居了主导地位。尽管各工人政党的名称没有改变,实际上它们都是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去理解和解释社会民主主义的。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也就不再强调名称上的区别了。

但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资本主义经过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策略也有所改变,这些导致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作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对派,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相继出现。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合法斗争和改良主义道路,实现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由于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纷纷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同他们实行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彻底决裂,“抛弃被他们玷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号而恢复共产党人这个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称号。”(《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6卷第97页)而社会民主党右翼和中派则坚持反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为了标榜他们奉行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民主性,他们将社会民主主义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因战争而停止活动的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又恢复了活动,并于1951年成立了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纲领。它们所信奉的民主社会主义,继承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包括了它们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各种社会问题与当代国际问题的认识与解答。近

40年来，民主社会主义为西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多次赢得了执政的机会，其社会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和中产阶级中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也面临着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重重困难和问题。

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性区别。

1. 由于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在含义上的本质区别，因而实现各自目标的道路也就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排斥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的可能性，但认为无产阶级最终必须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暴力革命手段，反对一切形式的专政，主张在现存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下，通过合法的、非暴力的途径，使资本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关于“对剥夺者的剥夺”这个概念根本不再适用了，“废除资本主义”的口号也失去了吸引力，“唯有改良主义的道路才是与基本价值如言论与信仰自由协调一致的”。

2. 对于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早就科学地预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社会民主党人只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伦理原则或道德要求。他们所推崇的自由、公正、团结的价值观，集中代表了这种道义性倾向。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不合理，主要是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党人的正义感。这样，社会主义这一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伟大事业，就被抽象化为一种单纯的、空洞的道德理想。

3. 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建

立一个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富有战斗力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党。社会民主党则主张取消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使党成为具有“人民性”、“民族性”的“改良党”。他们认为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必然会造成少数人独裁，妨碍个性自由；主张实行无条件的党内民主与自治，并且把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的这种蜕变看作民主社会主义本身的要求。

4. 工人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社会民主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抛弃了他们曾经标榜过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提法，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他们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来源于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想、古典哲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及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上的基督教伦理学。“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社会党国际的文件还明文规定：“我们是一个深刻的多元化运动，这个运动不与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哲学解释认同。”这些提法表明，民主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道。

5.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经济的重要前提。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则宣称：“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强调私有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力和效率之源泉，提倡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混合型经济体制，在不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搞一些改良措施，通过税收政策，制定社会政策性措施来实现社会产品公平分配的理想目标。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是以肯定私有制的作用为重要特征的。

总而言之，民主社会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现代改良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

反对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它们的理论中虽然承认资本主义的弊端，宣称反对资本主义，但在实践上却不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构架上进行改良。一些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执政多年的实践证明，不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要真正实现劳动人民的“自由、公正、团结”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实现“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了”。

我们在对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进行评价时，一方面要看到，它们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所体现出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体现资本主义基本价值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们当前的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积极意义，它们同我们党仍保持着接触和比较友好的关系。它们力图以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也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力量的形象出现，并以此为基点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侵略扩张政策，呼吁裁军与东西方缓和。它们执政期间，在国内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有利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在国外积极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近年来，它们更为强调合理解决工业国和资源生产国的关系问题以及全球性的生态平衡问题，要求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它们的国际政策提出：“每个国家均必须根据其自己的发展阶段，自由地寻找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鉴于此，我们既要强调从思想意识形态上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又要在实际政策上考虑到各种合作的可能性。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刻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指引。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

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根据这一精神，我们把这本反映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著作翻译出来，供同志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研究这一思潮时作参考材料之用。

丁冬红

1990年3月于北京

理论与实践中 的民主社会主义

代前言

从昨日被高估的经济与社会资料中，再也得不出有理性的前途了。五六十年代发展的繁荣假象已经消逝。西方工业国家正在争取一个还能继续繁荣的经济机制。面对这项任务，它们按照共同承担责任的准则，应付着完成国家和跨国计划的必要性工作。然而，这一准则却是私人资本主义所不具有的。生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新兴投资力量，以及第四世界的数百万饿殍，给人类提出了世纪性的全球社会问题。在这仅被少数欧洲人认为是根本性挑战的形势下，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获得了一次在自由环境下逐步得以实现的新机遇。

在社会民主党的选民范围内出版《理论与实践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丛书的设想问世时，在大多数领域内准备进行改革的气氛正笼罩在联邦德国上空。议院外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即APO和SDS，在它们处于高潮时期所具有的道义能量和富于才智的信念力量，这些就是在所谓市民界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联邦德国社会变得更为自由化了。新左派阐述了他们的理论要求，从而挑

起了同社会民主党人,以及社会自由选民内中、老年一代的对话。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要做出完满对答,就要对自身理论基础进行深思。民主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它又一次成为学习过程。

正当这套丛书前三本已经问世,其他旋即成书之际,出版者及其同事们的计划遇上了70年代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某种反改革的倾向在联邦德国及西柏林开始抬头——动荡的时局推波助澜。参与的因素多种多样:保守势力和反动派、能源价格危机连同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然而更为混乱的是,民主主义左派阵营自身内一系列理论上的过激主张,以及在连续性和可信性上,即在具有政治特征的行动上的缺陷与失误。大、中学生中的新保守主义——青年工人再一次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迫使现代青年社会主义者第一次面对着一大批强大的反潮流年轻人。这些人中一部分是机会主义的,另一部分要用矫枉过正的方式去打破年轻就等同于左的观念——1969年时,肤浅的观察家们不折不扣就是这种看法。此时,德国大学生击剑联谊会的年轻成员们以重新唤起的激情,摆出了一副如他们自称的、未来“精英”的派头。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必须更加坚定地、以通俗的方式同政治实践相结合。为此,我们愿将这套以维利·勃兰特、布鲁诺·克赖斯基和欧罗夫·帕尔梅的《承担责任的勇气》一书为权威性开端的文集不定期地、在更广泛的专业领域中出版下去:从当代社会民主党关于科研和技术方面理论探讨的总结,直至国际货币体制和币值的问题、消费问题以及作为妇女解放手段的社会政策。这套丛书对各种大相径庭的倡议和讨论文章均敞开了大门,只要它们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关,并准备同对方进行深入探讨。

要求实践家们具有理论概念,是指他们对党的内在关联有政治上的自我意识。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的状态要起到富有启发性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承担政治责任的人,在宣传媒介中通常被

描写得太无个性——似乎主体状态不对客观形势产生影响。

欧罗夫·帕尔梅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一场争取自由的运动”。这条对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一切前提中最为重要的前提，被保守派的右翼，首先是被反动政客和决策者们用蛊惑民心的宣传歪曲了。社会民主党人在回击这种常见的、对他们的历史成就和当前意愿的歪曲时，总是缺乏民主的权力意识和精神上的自信。这有其历史根源：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本世纪从建筑工地上诞生的政党——有时候它的成员的口袋里免不了还会掉下灰尘。这个政党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反对党的地位。它已经习惯于在同工人协会及其后辈——工会的奋斗中实现它的社会目标，逐步从少数派的地位中走出来。在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劳动者——除非他是一小撮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的成员——不将切身实际中的社会与经济成就归功于一代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在德国没有任何政党能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为创建与获得德国的社会民主而广泛和长期地工作、忍辱负重、无私奉献。没有任何政党能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在反抗国家社会党人专制的斗争中坚韧不拔地渴望自由，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在集中营里和在被迫流亡的路途中献出了生命。

面对以上事实，一切诽谤中伤都成为好斗的谎言而暴露无遗了。右翼保守党人和反动派利用这些诽谤竭力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说成是没有自由、丧失个性和激进主义的专制思想。介于不能实践民主——以及联邦德国基本法——的私人资本主义体制，以及如同滥用社会主义概念的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极权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之间，民主社会主义者没有放弃第三条道路的设想和第三条道路的逐步实现：即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正义和团结的具体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所依据的不是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相反它依据的是每个人自身个性中合乎理性的共同点。

然而,社会民主党人也要受到责备,在他们的讨论、决议和纲领中,他们的宗旨在某些要点上被当成一种“希望原则”,相当含糊,就像维利·勃兰特一再指出的那样。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就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名称之间犹豫不决——当新党员提出疑问时,得到的解答是,它们两个是一个,即相同的概念,大体上没有多大区别。1975年11月中旬曼海姆党代会上,就“85发展大纲”这个中心议题所进行的1976年联邦议会竞选斗争展望讨论,能否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上取得大多数人的明确一致意见,仍有待分晓。本书发表的是三位社会民主党权威人士的书信和谈话,这三位又都是各自党的主席,在这些书信、谈话中反复出现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阐述,但并没有可以拿来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最终解释的考答案理。

更确切地说,这是对通往共同目标的某条道路的描述。在我们未来的路途上布满了弯道与岔路。只有当人们——实现了局部目的——能够清楚看到下一步时,他们才能鲜明地对之做出抉择。由此看来社会民主党人都是进步的实用主义者,这些实用主义者不夸海口,也没有掌握什么唯一正确的学说。1965年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一代年轻理论家们——尤其是在同自由民主党人共同执政中受到社会民主党政府职责的约束,始终没有在联邦参议院中获得足够的多数席位——越来越表现出反对革命的改良党在行动上的原始特征。因此就有必要重温一下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以来,自从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开始以来,社会民主党几代人的经历;重温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分裂与重新统一。谁被这些吓倒,谁对此认识不足,谁由此变得心灰意懒,谁就可能缺乏实现政治主张的根本性先决条件:即兼有坚毅的忍耐性、宽容和实干能力。

维利·勃兰特以联邦总理的身份提出旨在解散第六届德意志